

转身回头那一刻

文/尹春华

老家具、老场景、老记忆，如年轮一样清晰而遥远。

人往往喜新厌旧，关键就在转身回头那一刻。对老家具的喜爱也是在那蓦然回首的一瞬。不求它用料的珍贵，单是那沧桑就直入人心。磨痕处处，木筋裸露，明处华美，暗处神秘。老家具平和练达的气度隐在深浅不一的皱纹中。

我拍摄了许多老家具。常常与它们对视良久，想读出年轮中隐含的回应。冥想中，那种久寻而难得的感觉，实在是折磨人。灵感似乎只在山穷水尽的转弯处，才肯露面。

当女儿两只小脚悬在罗汉床边，与脚踏上一双红条绒鞋相对时，那儿的轻松、惬意，像旧时的底片显影在心底。已然远去的追念，如开启密码一样，在这样的场景一下子发酵，心头泛起千般滋味。日新月异的变迁带来多少欣喜，茫然与空虚也布满神经末梢。革故鼎新和因循守旧、天翻地覆一脉相承，纠缠在一块。把记忆深处的历史切片，重现在镜头中，正是我的孜孜以求。

不只是单寻旧迹。晨光里，看绿

萝的枝叶落在条案上，新生命在沧桑的躯体上活泼地舞蹈，越发显出老家具无言的宽容厚重。这场景，似一杯好茶，让人眯起眼来细品。听蜿蜒的雕刻曲线中，回响着古筝的余韵，不醉也难。

老家具的味道，应该是始而会心，继而会意。无论你怎样看过第一眼，也一定要看第二眼才可能读懂它。这必需的延时感，是漫长的时空所决定的程序。缺了这个过程，便无相识相知的缘分。拥有一两件老家具，便会日久生情，看多了，于沧桑中觅出一种恒久之美。触摸它感受到那种温馨、温暖和内心猛然共生的振频，太能调动你的记忆库了，让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切。没有它时，不觉得缺憾，遇到它，立马填补了心情深处的空隙。那份血脉相续的亲情感，如檐前积雨，无止无歇。

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老家具，残旧年迈的皱纹，在我却是倾城倾国的韵致。碌碌尘世，彼此似已等了几个世纪。我用相机向他们行注目礼，老家具的味道，延续着百年印象……■



追念 摄/尹春华

书法之“法”

文/诸荣会

在汉语词汇中，“歌”或“唱”之艺术曰“歌唱”，“舞”或“蹈”之艺术曰“舞蹈”，“画”或“绘”之艺术曰“绘画”……若按此构词规律，“书”或“写”之艺术该称为“书写”，然而事实上却是“书法”。

当然也有“书写”一词，但艺术层面上则称之“书法”或“法书”。

那么“书法”之“法”究竟何意？

一般人易理解为“书写的法则和方法”；不就是“书写法则和方法的艺术”吗？这令人费解，不如叫“书写的艺术”简洁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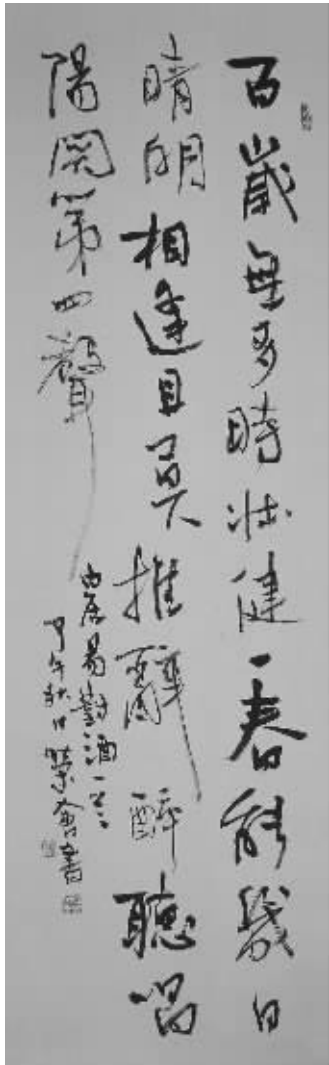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“书法”之“法”，是不是就是与“书”或“写”同义并列的一个语素，就如同“歌”与“唱”、“舞”与“蹈”都是两个同义并列的语素一样呢？然而在汉语和汉字中，“法”从来就没有过“书”或“写”的义项，且至今也没有。

古人既在“书写”之外又另造出“书法”的词，那一定是另有所指的意思！

汉语词汇从古至今，是一个从单音节到多音节的发展过程。古代无论是表示“书写”还是“书法”的意思，只有一个单音节词“书”（后世“书”之义多指名词性的“书”，即“书本”）；这也如同“歌唱”、“舞蹈”也都只是单音节的“歌”或“唱”、“舞”或“蹈”一样。所以说，作为艺术的书法或许很早就有，但是书法作为一个词汇，却是后起的、年轻的。

今天在总结中国历代书法的总体风格时常说，“晋人尚韵，唐人尚法，宋人尚意，明人尚态，清人尚碑。”由此可知，唐人之“书”所崇尚的是“法”，所以我一直很怀疑“书法”一词该产生于唐代。即便如此，唐人所尚之“法”又是什么呢？是否仅指某种书写“法则”和“方法”？

在以学习唐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文化中，“书法”则被称为“书道”。这一字之差，或许倒对我们理解书法之“法”的真正含义是一种提示：“法”即“道”，即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之“道”——唐代除了尚法，还尚道。唐代皇帝不



白居易诗 书/诸荣会

曾把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李耳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吗？

——“书法”之“法”，该如“佛法”之“法”吧！■

壶之仪

文/徐风

精英文化是自觉的。民间文化融化在生活与情感里，往往是不自觉的。一把紫砂壶常常散着一个时代的审美温情。审美就像一只历史的大鸟，把一些美丽的羽毛散落四处，时光飞逝，瞬间百年。当我们捡起一片，发现它已经成了上一个时代的古董。

范建军是那种儒雅温和型的紫砂艺人。左手做壶，右手刻字，古人说字因壶贵，壶随字传。老祖宗留下了那么多传世佳作，让那些优美的汉字，在紫砂壶上留得美仪、觅得知音。

壶艺世家像棵参天大树，他却不愿做树荫下的小草。他自幼习碑帖，从柳公权入手，兼及二王，在《石门颂》里练得真功。跟鲍志强大师学紫砂刻字，造诣非浅；学制壶，

则师从母亲曹婉芬。母亲的壶艺人品，在紫砂界有口皆碑。他在大学里学设计专业，代表作《东篱采菊》，浓缩着魏晋风范。临水赋诗，酒泛黄花；泛舟载月，醉榻眠云。古人优游的人生况味，追怀玄远的逍遥心境，体现于一壶三杯的各个细节。那壶，分明是陶渊明的竹篱草庐，三位知性好友在这里不期而遇，他们拒绝高枝，长衫瘦骨，投奔一壶传世的清香，得道之躯，昂世独立；种一片清冷菊花，吟几首五言七律，不经意间，那一个个苦涩而清香的名字，已然镶嵌在民族文化的历史长廊里。

文人气脉、书生情怀，始终贯穿于他的壶艺作品之中。印象绞泥方壶系列中的《刀布壶》，古意浓郁，有刀币的沧桑韵味，但壶体

装饰却现代感极强。壶腰的绞泥装饰，如武士玉带，凛凛威仪；壶钮、壶嘴、壶把呼应一体，尽显峭拔雄风。《星际壶》，堪称线条的饕餮盛宴。《秦钟壶》，秉承了多少日月精华？壶身似钟磬，又似甲冑之躯；壶面装饰以古篆，一笔笔铁画银钩、一刀刀锋刃迢劲。《秋艳壶》绽放的是一个令人心醉的金秋绝唱。而色泽斑斓的壶钮，是出神入化的绞泥而成。秋林中的小径，飘渺而蜿蜒，得自于精妙的泥色镶嵌。纵有诗心绘诗境，一壶收尽金秋风情。他总是以诗人般的激情，陶醉于他的壶艺天地，那壶中的清馨之美，回荡于书室茶坊，扶摇于心灵殿堂，成为壶客茶人的宝贵之物。■



东篱采菊 制/范建军